

像阿毛一样过“诗生活”

□戴荣里

能把火车写活的诗人确实不多,铁路报纸上有一个《汽笛》副刊,经常刊登一些诗人写火车的诗歌,不是写实了,就是写俗了,让人感觉对火车的把握没有那么精准。当有一个人把火车上的乘客看作一根茎干,两根茎干、一丛茎干长出的茂盛枝叶,那种思想的闪光一下子就被作者捕捉到了。阿毛写火车到站的感觉“身体不过物,而头发是半个灵魂”,她叙述火车牵连出一部巨著,演绎出的神话一并倾泻给读者,这是怎样的一种独白?当火车驶过故乡,她感受37岁的自己,面对自己的孤单和随之而来的黑暗“穿过都市密集的高楼,和乡村空下来的床”,你读着会为之感动。女诗人阿毛用她的细腻在细画着属于她的火车记忆。也许正是这种与火车的疏离感,让她写火车的诗歌优于铁路上熟悉火车犹如自己身体的诗歌作者。这位居住在文字里的歌者,她对火车的独到吟诵吸引了我的目光。在她剪辑火车和水波的轻松里,诗人思想的“闪光灯被旁枝别蔓所缠,火车向她索要钢轨”这些闪光的诗句,让我们看到一个玉树临风的诗人,听到一个诗人纯粹的呐喊。她写奔向远方的钢轨,描述“一件私奔的行李,变成一个别致的潘多拉盒子”,她把铁路写得丰富多彩,富有人情味;这种描述透露了诗人的柔顺品质,也让她的诗歌和更多描述铁路的诗歌形成鲜明的对比。阿毛的诗歌之所以吸引我反复吟诵,就是因为她具有一种别人无法模仿的视角、力量。

诗人在追求变奏的美感,在寻求一种变奏中的坚持。正如众多俗人不可能理解一个哲学家为什么削光了脑袋还是喜欢坐在浩瀚书海里深入研究一样,我们无法读懂一个诗人的内心世界。诗歌看似无用,其实诗歌的气质注定了一份高贵、一种执著、一次心灵的快乐旅程。诗人在诗歌里复苏了自己,升华、完美、成全了自己;诗歌在诗人的这种求索中抵达到另一种极致。诗歌在阿毛看来,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揉进生活的必然元素。诗歌在阿毛那里“对生活是一种矫正、一种修补、一种抚慰”;同时生活对诗歌“是装着诗歌原材料的一种器物、一些媒质,也是一种引导,一种启示”。阿毛所理解的生活既是生活的,又是诗歌的;而诗歌既是诗歌的,又是生活的。她把诗歌和生活看成融为一体的东西,这就构成了她的诗生活。有了这种理论做铺垫,阿毛的诗歌就有了生活的深厚意蕴;阿毛的生活就有了诗一样飞翔的感觉。

读阿毛的诗歌你总会获得一种阅读的快乐。阿毛的诗歌平顺、容易理解,她的语言风格简练、轻巧。随手一翻,她的诗歌就如泉水一样流淌到你的心里。你能从她的诗歌里读到温暖,读到大地、天空,读到司空见惯的芳香味道,读到爱与怅惘,但你不要由此断言说,阿毛的诗歌等同于普通诗人的浮泛感受。当我们抚摸带着阿毛体温的诗歌之水时,你会为她的随物赋形的功夫所惊叹。

随意抽取一首诗歌,都可以感受到阿毛的那种独特的叙述神韵。她把伦敦多雾的原因这样写来“一支烟烧掉一条河,一座阴郁的小镇”,诗人这哪里是想象,这分明在用心舔舐着这个世界。她把童年看作是精灵,青年看成是狐女,然后到老妪时“感受越来越沉重的呼吸”。人人都可以轻松地去读阿毛的诗,但人人读阿毛诗歌的感受却会有着万般不同。

读阿毛的诗歌,意象的飞渡总会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载着读者在时空里穿梭。当诗歌在阿毛手中绽放,我们听到阿毛“石头也会疼”的呼喊;她希望她的“雪在文字里飘来飘去,像玫瑰在眼里,披肩在双肩,文字却在雪里哭,因为她冷啊,真的冷”。诗人飘逸的想象构成顽强的触角,让读者也伸展开想象的翅膀。当哥哥有了外遇,诗人的诅咒既有生活中的真实,又化成凄婉的诗句,以穿透人心的道德力量在审判一个变异的灵魂。阿毛的这首诗让我沉思良久,也许会让不少男人为之自愧。阿毛的诗歌的多维意象,构成她诗歌的多维美感效果。

读阿毛的诗歌,需要女人的细腻和男人的胸怀。阿毛的《女人辞典》值得女性读者来读。她惊叹,女人“没办法改变的不仅仅是身上的那朵深渊”,“天空从哪里开始,女人就从哪里开始”。她控诉“男人的爱,早晨吃下,晚上就成了排泄物”,“皱纹提醒她不在镜中居住,更不能住在花瓶的神话里。她只能让不灭的激情,在母性里沉睡……”,“她行走的脚步成为星星,道路成为温柔的飘带,而一路的鲜花怒放,芳香追随,由此成为时间永远的宝贝”。阿毛的诗歌透出了女性的自省与自觉,也让人看到她对现实世界的讽刺。她俨然以男性胸怀关注着现实世界,“也只有风和那些哲学疯子,像诗人一样,还关心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更多的人早已迟钝,让物质挤出了问题的漩涡”。阿毛的胸怀就体现在这样的一种参悟里。她诗歌的细腻具有女性的阴柔之美,思想的闪光具有男性的阳刚之气,她不仅用女性之心在写诗,“一些美专吃青春,一些美吃他人的嘴唇和下巴、口袋——吃了血、还吃心”,读来则有武者的凌厉,撼人心扉。

读阿毛的诗歌,需要一种素养铺垫和前瞻眼光。当诗歌成为人人都爱写的文体,所有的诗似乎都有遭人白眼的可能。但少有的歌者却会成为思想的启蒙者和描写的高手,超越卖油翁“惟手熟尔”的境界。阿毛的阅读量大,她喜欢借鉴国外电影的艺术因素,喜欢在诗歌里融入音乐之美、画面感,运用小说家般精准细腻的细节……正是这样勤奋的学习让阿毛的视野有别于一般诗人,带有丰厚的素养铺垫,这种铺垫成就了阿毛的诗更深层次的多元蕴涵。习惯于内省的阿毛于新世纪之初开始关注现实,关注更多的社会问题。在成为首都师范大



学驻校诗人期间的顿悟和交流,又促使阿毛的眼光面向更加宽广的外部世界,使得她的诗歌具有一般诗人少有的前瞻眼光,这构成诗人写诗的内在驱动力,即使是《致再婚的朋友》这样生活化的诗歌,她也在诗歌里这样吟诵出“她容貌甜蜜,深藏利器!——一枚纽扣变成子弹!”的妙句;她还吟诵不断飘落的雪,“我能从石头里唤出一个灵魂来呼应它的纯洁,却无法阻止身体里不断发出的火车”;在《人类啊》中她呐喊:“天!天啊只有人类,才吃肉剥皮”,我们感受到阿毛胸腔里的那团火,具有男子一样的炽热和威严。

阿毛描写火车的诗句尤其多,几乎每辑诗歌里都有。这透露了她内心世界隐秘的不甘寂寞和固守的潜意识,无论是童年时代的离家远行,还是青年时代的乘火车旅行,抑或在开往春天的火车上吟诵诗歌,或是在度过漫长的夏天之后赶赴秋天里的故乡去感受乡情,诗人总在流动着的火车上感受奔跑一样的情感。这意味着诗人存有一种期待,一份希望,一项寄托,一丝飞翔的感觉。火车的意境或许就是诗人不断探寻的心态折射,我们或许能从阿毛对铁路不同形态的描写中,感受诗人的内心世界承载着工业文明驱驶下的一种自然本能。惟有这样自然,成就这样一个叫阿毛的南方女子,引领更多的爱诗者,与她一道追求一种至善至美的诗生活。

个标点都出自真情,绝非只用大脑在玩

的诗歌游戏,看不到丝毫冰冷。这应该是每一个写作者、每一个对爱心存渴望的人们都羡慕的吧。年少时我也曾写过诗,但随着长大、成熟,棱角被磨平、温情被销蚀,我的诗情也跑得无影无踪,我已经很多年无法写诗了,写不出诗,甚至一句都写不出,我的激情枯竭了;我的笔端锈蚀了;我也很多年不读诗了,甚至,我不敢说,我喜欢哪些诗、我不喜欢哪些诗,我读得懂哪些诗,我弄不明白哪些诗……有时候,我很惶惑,为什么像舒婷、昌耀那样的诗人越来越少了?为什么有那么多诗人将恨与嘲讽作为诗歌的主题?为什么那么多诗作读起来佶屈聱牙又不知所云,深入不到读者的灵魂深处去?为什么我的感觉跟不上当今诗歌的舆论形势,我是诗盲吗?四顾茫然,我想是的。因为,“我没有够到云彩,但并不意味着云彩不存在”。所以,对于诗歌,很多年了,特别是近几年,我不敢跟人讨论。我想在自己什么都弄不明白的时候,沉默是藏拙的最好办法。

读凌翼的诗,我常常不敢多读、不敢深思。那么美那么深情,真会让人沉迷进去走不出来——这不是溢美之词,更不是姑妄言之,这是我的真实感受。只是我没有比他更美的语言、更好的才情,来恰当地表达出我那种被震撼被感动的体会。读他的诗,我读得很慢,我不敢贪多,好像是觉得自己不应该一口气消受那么多动人的诗作;也好像是这么真诚的字字句句和美好的感情体验,轻飘飘或粗刺刺地读过,都是亵渎。

读到过苏叔阳的一句感慨:“……我们在爱情的述说和写作上实在还没有或鲜有坦荡而极为动人魂魄者,我想这至少反映了我们在爱情这个文艺永恒的主题上,还有诸多值得深入探讨和改进的地方。”而凌翼的心中充满爱,眼中到处都是诗歌,他的创作源于生活,源于情感,源于他认识的人和事,许多诗句完全出于灵魂的唤醒。他的诗歌,我觉得,当得起“坦荡而极为动人魂魄者”这个说法吧。

诗具神性,诗可通灵。《以魂灵的名义——凌翼爱情诗歌作品选》,我喜欢这个书名。一本书的题目,当然就是这本书的文眼,是作者的主旨所在。魂灵,即灵魂,又指精神或意念。书名的英文翻译是“in the name of the soul”,这让我想起天主教的祈祷词“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不知道凌翼的诗集名是不是借鉴自这句教义。我们可以从字面意思看出,也可以从自己在人世间的感情体验领悟到,魂灵深处,是比心脏还深远之处,最不易被撼动。同时,也是比心脏更柔软之处,最容易被打动;魂灵深处,最神圣最贞洁。但愿多一些来自魂灵深处的美好回声,让我们在这个匆忙而喧嚣的时代,在偶尔宁静下来的时刻,能通过阅读感受到更多的真情真爱!

诗人是世上的灵人,在俗世行走,在高处吟唱,其歌声与身体分属两端,内部却存在一条隐秘的供给通道。诗人因此成为一类特别的人群。诗人既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所谓入世,是因为他们必须体验这个世界;所谓出世,是因为诗人要说出超越这个世界的话语。

穿越稻香之海,宋晓杰携带着她的诗集《忽然之间》,再次出现在她的读者面前。

宋晓杰的诗歌与其他诗人作品最大的不同,是她紧贴地面飞行,她拒绝充当凌空虚蹈的角色,她从诗人通常最不屑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处下手,将这些每日触手可及的寻常之物,翻转过来,亮出它们腹部的清白之色。这时,人们会发出一声惊叹,原来在我们熟知的事物下面埋藏着如此众多的隐喻。

《偏得》在“偏得”这个反复吟咏的语句中,组装进两类对比度强烈的场景,另一类场景中所涵盖的沦落、疾病、丧失,一下子照亮了诗人当下手中正握着的幸福,而此前诗人并未意识到,她曾把它们视为繁琐和拖累——

“看那些小小的孤儿流落民间,我真偏得还能吃上妈妈做的海带咸菜,听她疼爱

的训斥还能与爸爸谈谈时事、人心和工作,这真是偏得……

一边拥有着儿子,一边被父母所拥有,没有前大部分那些不幸的场景时时提示,人们就会把现今所经历的一切视为理所应当,因为意识到了前者的存在,人们才猛然惊醒,当下的拥有其实是一种“偏得”。在这里,诗人成了一个提醒者,她把生活的这一面翻过去,再把生活的另一面翻过来,一个简单的动作,就矫正了我们对生活真理的“看见”。如果诗人的目的仅止于让我们对当下生活产生一种知足之感,那么这种提醒与一般生活中的智者何异呢?诗人之所以称得上是诗人,在于她隐藏在生活背后的情怀,而这份情怀是诗人所独具的态度,她要推己及人,她要对生命充满感叹,她要感恩,因为她意识到“相对于那些早早离去的好人”,自己“占用了三十九年的土地、空气和阳光、布匹、柴火”,“占用了三十九年的关爱、体恤、惦念、恩泽”。当然这样的“偏得”还有很多,包括在生活中没有随波逐流的沉沦,“在冷与热的淬火中”,坚守住立志为人的风骨——“没有过度弯曲、变形”。

沉浸在当下的生活里面,却能联想到生活之外的人们的处境,这是诗人怜悯之心的自然呈现。这种联想性在宋晓杰的诗中不是个案,而是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在儿子未出生之前,诗人为了儿子取了许多名字,“楚雄”是诗人最倾心的一个,这本来是一个“乌有

的儿

子”,但诗人把“他”想象为一个具体的实存,对这个虚拟“儿子”的莫名牵挂,让诗人生出一份母亲的心肠,对于“报缝中离家出走的学童;地下铁里,低头弹琴的小小少年”(《楚雄》),“我都要擦亮眼睛,仔细看一

看……心所欲,望向窗外,不与人言”,多思多愁的敏感心性,最后使诗人成为世上所有儿

子们的“百孔千疮”的母亲。《三月的最后两天》写足了特定时间里的节气感受,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时节,诗人把自己命名为一个“尴尬的人”,既有形而下的动作——不停地“倒腾衣服”,又有形而上的判断——不断地“否定自己”,诗人游走在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跌宕起伏地制造张力。短诗一般都围绕单纯的意象展开,在一个意象单元内部营造诗意,像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我们熟悉的卞之琳的《短章》、臧克家的《老马》、艾青的《我爱这土地》皆是如此。当代生活的复杂境遇,使诗人心理意象的饱和度和不断上扬,单一意象已不能承载其高涨的意绪。在意象构成上,诗人渴望走得更远些,从一个意象过渡到另一个意象,不断衍生,形成一个繁复的多结之网。

宋晓杰也不例外。一枚钉子,它的物理属性背后的人格意象是誓言、一个人年轻时的锋芒,而一枚生锈的钉子的人格意象是什么呢?诗人很自然地过渡到一组情绪意象上,用以描述人生倏忽的过程:“很快翻过山去”,“像悬崖

的那朵白云”,然后是风声、雷过后,那个人就成了“过气的人”,暮色加重,这些寓意着人生样态的意象随着诗人的情绪跟进,出现了诗人所给出“锈钉子”的正面定义:身体里的暗疾、时间的伤(“锈钉子”),而这个定义充满了生命的关怀,仿佛使我们看到了日暮途穷里哀伤

的背影。在一首短诗里,我们收获了如此密集

的意象,彼此互不搭界却拥有一以贯之的主体情绪。《不知道哪场雪是最后一场》全诗每一半句是一个单独的意象:“就像不知道哪个人,最后经过你/哪个站台最后挥别,哪个日落最后辉映/……哪个时辰,哪阵细雨、哪件棉布睡衣、哪本书最后虚设了陷阱”,只有当一个诗人积累了丰厚的人生知识后,才会有如此跨度的联想力,才会由自然现象马上过渡到人生,过渡到人文世理和对永恒的敬畏:“有些结论是别人给出的/也是时间给出的/一场雪是:一个人,也是。”

繁复的意象构成在宋晓杰的诗里,体现为大面积的铺排。在《今日立春》这一题目下,诗人开列出好多领域——植物界的返春现象,清淡的口味需求,一代代的英雄辈出,卷春饼的风俗带出了“卷土重来”的双关喻指,把春天万象更新的气质淋漓尽致指认出来。

亲人、亲族、家庭,是宋晓杰最擅长的领域,也是她创作构思的起点,这一领域最易触动诗人的情感,是她内心回避不了的真实,然而它同时又是一把双刃剑,固于此,不能跳出,就会坠落于尘世中,无法张开诗意之网。宋晓杰充分领悟“家与国”之间的有机关系,她通过放大自我视域,追求词语跨度,寻找亲情领域与祖国、万众之间的对接,搭建起广阔的诗意空间。《中年》用“两山之间”的状态,形容中年的处境。一方面她对家人有一份深深的责任感,“爱骨肉、血脉和手足/并看好它们”,一方面她又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希求这个亲情的额度:“不减少,最好也不要增加”,因为她体验到了一种空前的无力感:“再没有翅膀了”,像年轻的时候不管不顾地任意翱翔,人到中年的负重感使诗人感觉身体“每片羽毛都是沉的、厚的”,恰是这有限的“羽毛”才可以实现深情厚谊地“护住所小的近亲

和山河”的目的。“近亲”是一个小词,“山河”则是一个大词,这一大小

的词语组合,一下子拉开了空间的框架,把亲情的视域放大到整个中华版图的四角。宋晓杰是一个有着丰富的写作经验的诗人,她能够做到自觉而娴熟地运用语言技术,扩大诗意表达的空间,提升原始材料的品位。

《野蜂飞舞》展示了精神形象上的悬殊对比。形容野蜂之猛,“把这块田地这个世界/当作死对头,以命相抵”,诗人把世界比喻成在一端矗立的“庞大帝国”,而疯狂的野蜂用“最小的针眼”就把这个“帝国”戳得“千疮百孔”。针眼之小与帝国之大,构成了鲜艳而刺目的画面组合,这种不对等的力量角逐,宣示了弱小者对强大者压倒一切的精神态势。将中国古典诗词中磅礴的意象行云流水般化入到现代语境当中,宋晓杰的诗意空间变得更加明澈通透——

……城池陷落,英雄抛拳抛礼打马过山,远走天涯锦衣夜行的人哦你永远看不到我的

荣光和内伤!

——《面对雪野的感动》

都市中的有情人化身古典语境中的英雄侠客,演绎着今天稀世

的爱情童话,犹如王家卫影片《东邪西毒》,恍惚了今夕何夕的界限。“白马入芦花,银碗里盛雪”《雪在烧》描述的是一种无中生有的画境,还有一种有中还无的禅境?我们从这一旷达的古典情怀中,领略到一种超越于词语之上的韵味。

《忽然之间》,我们看到宋晓杰的诗歌写作变得纯熟了,这里面有两个标志,一是她诗歌的质量总体稳定,作品与作品之间没有起伏较大的落差,这是一个诗人成熟的体征;二是练就了一副信手拈来、随意成诗的功夫,她的思维已变成了一台诗歌转换器,天上、地下、一花、一草,凡是被她的诗歌粘住的事物,全都被她轻飘地酿成了诗歌之蜜。

《忽然之间》：俗世绽放的灵光

□李霞

来自你灵魂深处的回声,我听到了

□陈莉莉



来自你灵魂深处的回声,我听到了。

这不是一句诗,更不是一句情话。我无法说清,为什么在阅读《以魂灵的名义——凌翼爱情诗歌作品选》的每一个时刻,我内心里反反复复涌动的,就是这句话,就是想告诉诗人,他的每一句告白,我这个读者听到了;他灵魂深处的颤抖和呐喊、低语和歌吟,我这个读者,感同身受。

来自你灵魂深处的回声,我感受到了。

——这是读者对作品的响应,这是被诗歌打动心灵的读者,最想对诗人说的一句话。简单、浅显,甚至苍白,却是我这个读者最想回应的。在这个“活得匆忙,来不及感受”的时代,诗人如此细腻真情的表达,让读者看到了童话般唯美却又如民间故事般真实生动的爱情故事,在领略诗人曼妙才情的同时,那最初的最本真的对爱情的唯美认识,也逐一回到了“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原点。

不得不承认,我是个庸俗的读者,无法从艺术的高度,把诗人笔下的浪漫唯美看做想象与虚构,这些诗歌让我坚信,世上自有真情,人间定有灵魂完美契合的伴侣。凌翼的用词和他笔下的意象以及他所表达的情感,几乎都是正面

的、积极的,明亮、多彩又清丽脱俗,美好得无与伦比又真诚得清晰可见。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最近很流行的一个说法:“正能量”。

凌翼是经受过许多苦难的人,对读者来说,一个经历过坎坷的诗人,诗歌里没有苦难是难以想象的。可是他感受到的、铭记在心的,是现实对他的厚待,是人间给他的眷顾,所以即使生活重如磐石,他都举重若轻,视如丝帛。他这些纯净的诗歌里难以找到现实的泥尘,他心在云端眼观沧海,并把这些灵魂与灵魂的神奇而妙不可言的感应,用醇美的词句表达出来,感染着向往真善美、期待人间真情的读者。

这些年来,关于爱情,我们从各个渠道各种媒介感受到的,大都是“负能量”。在所谓我们见到的、读到的爱情故事中,好像欢乐、真情、珍惜总是太少,距离、遥望、暗恋、猜忌、算计、疼痛、纠结、背叛、冷漠、决绝……诸如此类,很多很多。毕竟真正能给人的心灵造成冲击的、真正能动人魂魄的美好爱情,本就是人间的稀罕物件。如此在诗歌中读到的爱情,像凌翼笔下如此温馨优雅又火辣炽热的,“明如朗月洁若无尘”的,真是少见。

所以不能免俗的我在阅读这些诗歌

的时候,脑海里反复想的是:有谁,如此有幸,当得起这样一份爱情?有谁,如此有幸,拥有这样一份爱情?如果一生中与你相遇的那么多人中,有那么一个,曾经哪怕是偶尔的、短暂的,和你的灵魂碰撞出过火花,与你的灵魂相爱过,你就已经是千千万万人中最幸运最幸福的那一个了。何况,凌翼笔下的爱情故事,是如此深沉,沉到了灵魂深处;是如此热烈,重燃了诗人的激情;是如此完美,让人忍不住一次次叹息,感谢上苍、感谢命运,给了人间这样一场倾心的遇见。

西班牙诗人赫尔南德兹曾写道:“我憎恨那些只用大脑的诗歌游戏。我要的是血的表达……”对于凌翼来说,“写诗,就是因为内心的需要。他的诗,不仅把自己照亮了,也把读者照亮了”。“唯美、纯净,独具一格……他把自己灵魂里最真挚、最纯净的一部分寄托在这些爱情诗里”,“最纯粹的诗歌写作就是一种无功利的写作,而最纯粹的爱情,也是一种无功利的爱情。凌翼的爱情诗里,两者都具备了,因此他的爱情诗的美学是追求至真至美的美学”。他的内心安享着无功利爱情的美好,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也有着无功利写作的轻松。而同时,读者却深深感到,他的诗句每一